

西班牙语文学文库

「古巴」
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西班牙语文学文库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

又名《天使山》

[古巴]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 著

毛金里 顾舜芳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贵族子弟莱昂纳多疯狂追求倾城美女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却不知双方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因此遭到父亲的百般阻挠。莱昂纳多在母亲的纵容下占有了出生低贱的塞西莉亚,而后又无耻地抛弃了她,最终在父命安排下的体面的婚礼上,被塞西莉亚的真心爱慕者皮门塔刺死身亡,从而结束了一出情节曲折,充满了戏剧性的爱情悲剧。

作品是拉丁美洲文学名著,属于古巴“风俗主义”小说的范畴。作者在书中艺术地再现了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三〇年西班牙古巴殖民地的各阶层人物和社会风俗,强烈地抨击了黑暗的奴隶制度。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

又名《天使山》

[古巴]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 著

毛金里 顾舜芳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西体育会路119号)

江苏如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625印张 427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

统一书号: 10218.016 定价: 2.75元

出版说明

西班牙语文学主要是指西班牙本土和拉丁美洲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学。在外国文学的百花园里，西班牙语文学同样鲜花似锦、风姿绰约。解放前，我国介绍的西班牙语文学作品寥若晨星。建国后——特别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工作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不仅在国内引起瞩目，而且在国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胜利成果。为了配合和促进大专院校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增进广大读者对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演变和当代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了解，我们特决定委托中国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教学研究会编辑《西班牙语文学文库》，以便全面和系统地介绍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文学。

《西班牙语文学文库》将着重选编西语国家的著名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同时还将适当选收文学史、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本《文库》的每部作品都将约请有关学者撰写学术性专论，以帮助读者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社会和历史意义以及作者的创作道路等知识。

我们真诚地希望，《西班牙语文学文库》的出版，能对大专院校外语、外国文学和文科其他有关专业的师生以及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了解、研究和阅读西班牙语文学作品有所裨益，对提高广大读者的文化素养和文学欣赏水平有所帮助。同时我们也希望《西班牙语文学文库》能为促进和加强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贡献。

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读者对《文库》的工作提供宝贵的意见。

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及其作品

(代 译 序)

—

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Cirilo Villaverde, 1812—1894)是十九世纪古巴最杰出的现实主义风俗小说家。他的作品具有反抗殖民统治和奴隶制、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色彩,对促进古巴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抗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斗争起过巨大作用。

比利亚维尔德于一八一二年出生在古巴下布埃尔塔。他的父亲叫唐·卢加斯·比利亚维尔德,在当地一家榨糖厂行医,母亲叫唐娜·多洛雷斯·德拉·帕斯塔戈雷。共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第六。

比利亚维尔德祖籍美国佛罗里达。据记载,他的祖上曾有人在当地做过官。一七六二年西班牙军队战败,英军攻占古巴岛进驻哈瓦那城(仅统治了十一个月),他的祖上带领全家迁到哈瓦那定居。

比利亚维尔德从小生活在榨糖厂里。这种榨糖厂与种植园主的庄园不同。每到榨糖季节,糖厂的业主们时常光顾这里。这里充满了剥削阶级寻欢作乐的狂笑和被剥削者受苦受累的呻吟,这幅两个世界共存于同一天地的社会场景在比利亚维尔德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样:在那家榨糖厂他一直待到六、七岁。每当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厂里嬉戏玩耍时,总要看到厂主工头虐待黑奴的场面。这些惨不忍睹的画面永远驻足在他的记忆中,以致在他晚年重新扩写《塞西莉亚·巴尔德斯》(Cecilia Valdés)时,仍能将童年时代得来的印象与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写进小说中。

后来，他父亲在圣迭戈牧场附近购置了一块地，全家就迁到那里。比利亚维尔德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他最早的启蒙老师是圣迭戈德努涅斯教堂的一位司事。比利亚维尔德所受的早期教育是在戒尺的威力下进行的。直到他十一岁那年老司事突然病逝，他和他的哥姐弟妹才摆脱了戒尺教学法的樊笼。唐·卢加斯先生不愿儿子中途辍学，决定把比利亚维尔德送到京城哈瓦那，托付给作家的一位寡居的姑母照管。老人家境贫寒，住在靠近垃圾堆附近的简易木板棚区里。她省吃俭用把比利亚维尔德送进唐·安东尼奥·巴斯克开办的学校读书。在学校里，他对那些属硬性记忆的功课，如语文、历史、语法等学得轻松愉快，成绩优良，而对那些不仅靠记忆而且需要深入理解的课程，如算术则感到兴趣索然，学得一塌糊涂。因此，他经常与那位抱着“若要学好，功夫下到”信条的算术老师发生冲突。当他预感到自己会受惩罚时，就毅然中途退学。打这以后，他又开始随外祖父学习拉丁文。他的外祖父博学、健谈，对作家以后走上文学道路有一定影响。比利亚维尔德在小说《背信弃义的人》(El Perjurio)一书序言中对他的外祖父作了详尽的描述。

十六岁时，他免费进入莫拉雷斯主办的学校，继续攻读拉丁文。在学校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古巴著名风俗主义小说家的何塞·维克多里亚诺·贝当古(José Victoriano Betancourt, 1813—1877)。

以后，他以雄厚的拉丁文知识，作为一名血统纯正、品行端正的考生进入古巴著名学府圣卡洛斯学院学习。他从师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拉·克鲁斯神甫，学了六个月的哲学，与此同时，还到圣亚历杭德罗学院学习绘画。

一八三四年，比利亚维尔德获法学学士学位。通过舅父的关系，他到科尔多瓦博士的法律事务所供职，包揽词讼。科尔多瓦博士交给他处理的一桩遗产纠纷诉讼案使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法律事务所得二百比索左右的酬金。他很快辞去事务所工作。

因为在与哈瓦那法学界的那位善于欺骗的唐·圣地亚哥·邦巴列尔律师的接触中，他看穿了法学界的内幕，认识到古巴法学界的法官们是一批腐败、昏庸、专横无耻的家伙，他们出卖法律条文犹如在市场上出卖鲜肉那样轻而易举，他们的所做所为早已败坏了法律神圣的声誉。严酷的现实使他认清了“强权就是法律”的罪恶，也使他渴望从事法律的崇高理想破灭。因此，他怀着愤懑的心情毅然告别律师生涯。

比利亚维尔德也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古巴杰出人物一样，放弃法律事业而从事教育事业。他先后在哈瓦那的雷亚尔古巴那学院、布埃诺维斯塔学院以及马坦萨斯省的拉埃普雷萨学院任教。在这个时期，他编写了一些教科书。

一八四〇年，他与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的委内瑞拉人纳尔西索·洛佩斯将军(Narciso López)相识。此后他投入到为争取古巴独立而策划武装暴动的紧张准备工作中。刚开始，比利亚维尔德对武装起义持消极态度，后来才逐渐变得立场坚定，行动自觉。一八四八年十月二十日特立尼达起义因叛徒告密而失败。洛佩斯将军逃往美国，而比利亚维尔德涉嫌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八四九年他与另外两名囚犯越狱潜逃，躲藏在一艘机帆船的货舱里逃到美国。从此，开始了比利亚维尔德一生的第二个阶段：异国漂零，定居美国。

比利亚维尔德虽然远离古巴，却仍时刻关怀着祖国人民的斗争和民族命运，继续为其政治目标——为争取古巴独立而奋斗。在纽约，他担任了洛佩斯将军的私人军事秘书。两人思想一致，配合默契，先后筹划组织了三次远征军在岛国登陆：第一次(1849年)因美国政府阻挠，未能进行；第二、第三次(1850年5月、1851年8月)均从奥尔良出发到达古巴，但都失败。在第三次远征中，洛佩斯将军和同谋者多人被古巴当局逮捕，后被处以死刑。对洛佩斯将军这个历史人物的功过，史学界众说纷纭，评价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与古巴土生白人奴隶主关系密切，并且他的几次远征

还得到美国南部奴隶主的资助和支持。远征的失败，洛佩斯将军的罹难意味着古巴独立运动火种熄灭了，多年的希望化为泡影，比利亚维尔德沮丧万分，情绪低落。虽然他还继续参加古巴爱国侨民组织的活动，但远远不如好友在世时表现得那样乐观积极。为了扩大影响，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以笔为武器抨击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罪行。同时，他又重掌教鞭，传授西班牙语。

古巴几起反西殖民统治密谋事件的失败以及密谋者的不幸结局促使古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讨谋求一个以不流血的方式来改善本岛状况的改革方案，于是，政治上出现改良主义的主张，而在文学上则反映为风俗主义的创作内容。当时，一些人坚持用革命手段摆脱宗主国，认为这才是争取自由、正义和巩固民族文化的唯一理想途径。可是对达到这一目的应采取的具体方式则存在着分歧。其中有些人(包括比利亚维尔德)认为只有通过另一个邻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帮助，古巴才能从宗主国的压迫和剥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且建立一个共和国。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因为被这个美洲大陆上最早独立的国家所具有的虚假自由和福利的表象所迷惑，从而渴望古巴并入北美合众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当时，这种合并主义观点被很多古巴人接受。他们希望将古巴并入美国可以解决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甚至幻想这是争取古巴未来独立迈开的第一步。他们看不清在支持古巴独立的“美国对外政策上也同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星辰”(马克思：《北美战争》)。他们更看不清那些竭力主张归并美国的人总是心怀鬼胎，企图在使古巴并入美国后能继续维持奴隶制，挽救他们的财产以及保证奴隶的来源。关于古巴并入美国的问题，比利亚维尔德曾同他在哈瓦那认识的古巴学者何塞·安东尼奥·萨科(José Antonio Saco, 1797—1879)在美国公共图书馆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论战。萨科以原法属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州为例，指出当它落入美国魔爪之后，不仅没有改变原有状况反而失去了一切主权。萨科表示他希望有一个古巴人的古巴，并指出如果古巴并入

美国，那它只能变成美国设在本土之外的一座庞大的奴隶贸易商站。在辩论中萨科以其精辟的论述、打动人心的话语赢得了公众的热烈支持，比利亚维尔德败北并与之和解。也许正是出于他在这场辩论中失败的原因，若干年后，比利亚维尔德还不无感慨地说：“从我认识萨科之日起就对他产生无比崇敬的心情。这种心情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萨科是一位学者还不如说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一八五五年比利亚维尔德在美国费城与一位古巴姑娘——坚定的古巴独立运动活动家埃米丽亚·卡萨诺瓦 (Emilia Casanova) 结婚。在争取古巴独立的事业上，卡萨诺瓦成为比利亚维尔德的得力助手。由于她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在革命者中享有声望，她成为西班牙殖民当局控制的古巴报界猛烈抨击的对象。

在国外流亡期间，比利亚维尔德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有时出任西班牙语私人教师，有时在某个大学任教。最后，一八六四年他在新泽西州的 Wechawken 城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靠学校的收入维持生计。尽管这个时期他整天东奔西跑忙于争取古巴独立的各项工作，但从未中断过写作。他主要写了大量非文学性的宣传品。一八五三年他主编《独立者》周刊，仅出了四期。同时主编了古巴旅美侨民的著名机关报《真理报》，并为《美洲》、《美洲启蒙》撰稿。以后又长期领导在纽约出版的《明镜》报刊工作。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为《西班牙美洲信使》撰稿。

他在长期的旅美年代里，仅离开美国两次：一八五八年获救后回到哈瓦那，但只住到一八六〇年；另一次在一八八〇年，这是在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回到祖国，但也仅逗留了两周。在他第一次归国后，利用他领导的安德烈斯印刷所出版了《哈瓦那》杂志，还出版古巴风俗主义作家安塞尔莫·苏亚雷斯-罗梅罗 (Anselmo Suarez y Romero, 1818—1878) 的选集。比利亚维尔德还计划出版他本人的专集，但因再次出走赴美定居使计划落空。

自从一五一一年古巴开始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以后直到一八六

八年，古巴人民进行了第一次独立战争。在这场历史上称之为“十年战争”(1868—1878)中，塞斯贝德将军(Carlos Manuel Céspedes, 1819—1873)在古巴东部率众起义，但最后被西班牙当局镇压。这个时期的比利亚维尔德不愧为一名古巴起义军的坚定支持者。他身在美国，利用一切集会、各种报刊和宣传品在旅美侨民中进行革命宣传。

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日比利亚维尔德在美国溘然长逝。古巴杰出政治活动家、诗人、作家何塞·马蒂在古巴革命党机关报《祖国》上撰文以示悼念。比利亚维尔德虽然未看到最后胜利的那天，但他的战友率领古巴人民终于在一八九八年赢得了古巴独立，实现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

二

比利亚维尔德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一八三七年到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作品，以及一八八二年在纽约出版的他的成名作《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最后版本。长篇小说《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创作过程相当长：一八三九年，作家在《永生》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塞西莉亚·巴尔德斯》，这实际上是以后的长篇小说的精髓部分。同年年底，他又在利诺·巴尔德斯先生主办的《文学书刊》上发表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前半部。古巴“十年战争”后，处于消沉状态的比利亚维尔德怀着对过去时代的美好回忆，凭借着从德尔·蒙特(Domingo del Monte, 1804—1853)举办的文学茶会上获得的有关小说创作的启迪，把中断写作将近四十年的《塞西莉亚·巴尔德斯》重新进行了加工和扩写，于一八八二年发表了小说的后半部，并在纽约出版了全书，定名为《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又名《天使山》，La Loma de Angeles)。

比利亚维尔德最初进行文学创作并不是靠聪颖的天赋和雄厚的文学修养，而是靠勤奋好学。对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影响较大的有浪漫主义流派的积极推崇者古巴作家拉蒙·德·帕尔马(Ramón

de Palma,1812—1860)和古巴诗人、评论家、学者及社会活动家多明戈·德尔·蒙特。正是在帕尔马的鼓励下,他采用外国的创作手法写出了一部当时流行于文坛的临摹小说《金簪》(Elespetón de oro,1838)。这部小说使他迈进了德尔·蒙特领导的文学茶会的大门。这种私人茶会是古巴新思想的发源地和传播场所。正是通过茶余饭后轻松自如的交谈,德尔·蒙特将比利亚维尔德引入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指出了比利亚维尔德的作品中存在的那种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浪漫主义缺陷,并且向他推荐自己收藏的世界名家的经典作品,让他从中选取自己喜爱的作家作为创作的模仿对象。这位循循善诱的导师的点拨决定了比利亚维尔德一生的创作道路和他创作的独特风格。比利亚维尔德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极大的热忱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司各特及其弟子意大利作家曼萨尼(Alessandro Manzoni, 1785—1873)的小说,这一研读的成果就是他在一八三九年年底发表的长篇小说《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前半部。

比利亚维尔德从一八三七年开始进行早期文学创作。他最早发表的是四部短篇小说:《死鸟》(Ave Muerta),《白崖》(La Peña Blanca),《塔加纳纳洞穴》(La Cueva de Taganana)和《背信弃义的人》(El Perjurio)。前两部以相类似的兄妹之间或父女之间乱伦主题来传扬天意主宰人类命运的思想。《塔加纳纳洞穴》叙述一个早熟的男孩出于嫉妒心杀死了情敌随后又自尽身亡的故事。《背信弃义的人》是这四部小说中的最佳篇。它以优美动人的描写著称,但主题仍摆脱不了表现由性爱引起的嫉妒心。总之,他的这四篇早期作品内容都十分苍白无力,存在很多缺陷,受到了拉蒙·德·帕尔马中肯的批评。这些内容失真的作品表明当时作家还不善于将从欧洲名作家身上学到的技艺巧妙地与古巴社会现实相结合,故难免落得个邯郸学步的结局。对上述作品,作家本人持否定态度。一八五八年他从美国返回古巴后,在拟定自己的专集出版计划时,已把这些作品剔除在外。

一八三八年出版的《金簪》标志作家在创作水平上提高了一步。这部作品最初发表在《集锦》第四期上，同期还刊登了拉蒙·德·帕尔马的推荐文章，文中对这部作品大加肯定。由于这部小说颇受读者欢迎，所以古巴波罗尼亚印刷所立即将它印成单行本发行，并再版多次。

《金簪》描写一个叫唐·特莱福罗的人贪图富豪唐·佩德罗先生的万贯家产，象在拍卖行那样将自己的女儿罗莎莉奥许配给出价最高的唐·佩德罗。罗莎莉奥的未婚夫安德烈闻讯后犹如晴天霹雳，陷入绝望之中，而罗莎莉奥也痛不欲生，但父命不可违，她只能违心地嫁给了唐·佩德罗。洞房花烛夜后的第一个清晨，亲友们载歌载舞前往唐·佩德罗的咖啡种植园祝贺。但新婚夫妇并未从新居中出来迎接贺喜的宾客。众人先是诧异不解，继而忐忑不安。当安德烈只身进入宅院探听虚实之际，曾杀害过三房妻室的无耻之徒唐·佩德罗已从暗门逃遁。安德烈径直闯入新房不久，众人也接踵而至，只见新娘早已僵硬地躺在床上。安德烈手握明晃晃的砍刀，怒火中烧，呆立在女友的尸体旁。这部作品虽在很多地方并未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称不上是上乘之作，但作者用很大篇幅描绘了古巴社会的习俗，对小说的结构用心良苦，在人物描写和结尾安排上亦有独到之处。作品主要缺陷是唐·佩德罗的性格让人难以理解。罗莎莉奥是被一根金簪嵌入胸部遇害而死的。这根金簪被作者用来象征唐·特莱福罗的贪心：用女儿的性命作为捞取彩礼的代价。罗莎莉奥之死显然是她的新婚丈夫唐·佩德罗所为，但是为什么唐·佩罗费尽心机把罗莎莉奥弄到手，将她迎入洞房后反而顿生杀机呢？至少作者在小说中没有对此作合乎情理交待。

此外，比利亚维尔德还发表了短篇小说《以实言相欺》(Engañar con la Verdad, 1838)、《洛拉和她的鹦鹉》(Lola y Su Periquito, 1839)。

比利亚维尔德早期创作阶段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八三九年发

表的书信体小说《黑十字架》(La Cruz Negra)。这篇小说情节很简单：一位出身微贱的青年阿尔丰索·马丁内斯受聘到“幸福”种植园当庄园主的少爷们的家庭教师。在庄园他与主人的女儿何塞法小姐邂逅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并私订终身。不久，被家人发现。十分重视血统的庄园主辞退了家庭教师，并断绝了女儿与他的一切来往。可是何塞法小姐不顾父亲、哥哥费尔南多和姐姐卡塔莉娜的百般阻挠，偷偷与阿尔丰索约定会面地点一起逃走。但当她赶到约会地点时却看到情人倒在血泊之中。凶手——她的哥哥费尔南多已逃离古巴。这部作品无论从写作技巧还是从人物刻划上看均远不如《金簪》。

一八三九年底他的成名作《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前半部的发表标志作者进入创作的成熟阶段。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除了怀着敬仰的心情撰写了有关纳尔西索·洛佩斯将军光辉的革命一生的传记性文章外，还编写了一些教科书：《古巴地理简介》(1845)、《故事和会话集》(1847)、《故事集》(1857)等。这段时期比利亚维尔德发表的文学作品大体可归纳为三类：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风俗志作品。

他的长篇小说有《金箭姑娘》(La Joven de la Flecha, 1841)、《编织亚雷伊草帽的女工》(La Tejedora de Sombreros de Yarey, 1844—1845)、《雕花压发梳》(La Peineta Calada, 1843)、《两种爱》(Dos Amores, 1843)以及《忏悔者》(El Penitente, 1844)。

《金箭姑娘》的女主人公葆莉娜和《金簪》中的罗莎莉奥一样都是买卖婚姻的牺牲品。她的丈夫西蒙是个生性好猜疑的凶神恶煞。婚后，他常常虐待妻子。连妻子在窗口探探头，在阳台上露露面都严加禁止，葆莉娜稍有反抗他就拳打脚踢。葆莉娜忍受不了虐待，向她母亲哭诉自己的遭遇，责怪亲人为了贪图彩礼竟将她嫁给这个既不懂爱情又不晓夫妻之道的西班牙商人。母亲却以“先有婚姻，后有爱情”的说教和她本人的体验来规劝女儿要恪守妇道。葆

莉娜认为现代妇女不同于过去那些只做祈祷和围着锅台转的妇女，她们应该在家庭中享有与丈夫一样的平等地位，她们可以读书、散步，享受人间的快乐。一天，一个叫哈科沃的青年来找葆莉娜。他过去追求过葆莉娜，但遭到她的拒绝。他径直奔进葆莉娜的卧室，将他保留多年的一件信物——金箭交给她。西蒙顿生疑心，嫉火中烧，他不问青红皂白，用枪将来客击毙。这篇作品远比不上作者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他笔下的葆莉娜与罗莎莉奥相比虽已是具有叛逆性格的新女性，但女主人公身上的浪漫主义色彩还是显而易见的。古巴评论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使作家在发表了《塞西莉亚·巴尔德斯》后获得的崇高声望大大受到损害。尽管如此，该书仍连续三次再版，并被译成德文。

《编织亚雷伊草帽的女工》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仅仅算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序曲。它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这实在令人遗憾。而最令人感兴趣的小说是以古巴诗人普拉西多 (Plácido. 1809-1844) 一生为蓝本的《雕花压发梳》，它描述了普拉西多当制梳工人时的轶事。在这部小说中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占主导地位，仅在表现作家想象的内容时，才采用浪漫主义的场景描写方法。不过，上述几部长篇小说均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小说收尾显得过于仓猝简单，好似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而尽快了结了事物发展的进程。

《两种爱》讲的是两个男人共同追求一个女人的爱情悲剧故事。主要描述了塞莱斯塔小姐与一位外国青年特奥多洛·魏贝之间的爱情，揭示了纯真的爱情与卑鄙的情欲之间的斗争。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想用它来改变人们认为他仅是一位小说家而不是一位作家的偏见。所以他在文字上刻意加工，精益求精，而忽视了作品结构和主要人物的刻画。故事的高潮集中在最后一章才形成是该书的重大缺陷。在最后一章里，作者塞进了许多本应在前几章就陆续介绍的内容，结果使读者对小说突然的结尾毫无思想准备。这部小说可以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样板，它未能摆脱感伤主义小说的格局。但对某些次要人物的刻画比较真实、生动，所以它被认为是

仅次于《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优秀作品。

《忏悔者》是一部传奇式的历史小说。它以印第安妇女瓜玛为洗清往日的污痕向仇人讨还旧债的故事为主线，详细而又形象地再现了一七八〇年左右哈瓦那城的风土人情。尽管作者在前言中一再声明，这个故事是从外祖父处听来的，但在这部作品里仍然可以看到对作家影响很深的司各特和美国小说家科珀的影子。作品的浪漫色彩浓厚，故事人物由于过分理想化而显得失真。逃遁、幽灵、地牢、凶杀、纵火、暧昧的两性关系、女奴看管私生子等一应俱全。故事情节曲折复杂，颇有吸引力。可以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特色共存一体的作品。

比利亚维尔德写的短篇小说有：《瓜希罗》（或译为《乡巴佬》）、《特雷莎》、《命中注定的落落大方》、《姓与名的一致性》、《瞎子与狗》、《一个瓜希罗的艳史与不幸》、《不幸的海员的自述》、《卡洛尼的传教士》等。

《瓜希罗》是一篇风俗体小说。故事有作家自传的成份，因为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作家曾度过少年时期生活的农场里。

“瓜希罗”是古巴农民的专有称呼。实际上，是指西班牙殖民地土生白人的后裔。他们绝大部分已失去土地，成为分成制的佃农和雇农。本篇的瓜希罗被作者描写成一个爱向女人献殷勤的特洛巴尔歌手^①、一个马术高超的骑士和英俊潇洒的好色之徒。他象古代卫士那样酷爱格斗，有时由于情场失意干下非法的勾当，不得不藏匿于密林之中或公开与法律进行较量。总之，他的形象很接近阿根廷民族文学中被理想化了的加乌乔人^②。

在比利亚维尔德写的风俗志作品里，以《下布埃尔塔游记》最为脍炙人口。他曾两次游历该地。第一次游历后写了一本包括六个章节的集子，于一八三九年在《集锦》上发表。第二次下布埃尔塔之行后，他在一八四二年将其观感发表在《实业家论坛》上。两

(1) 加乌乔人的即兴演唱歌手。

(2) 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牧民。

部作品都是作者故乡见闻的真实写照，描述了众多的趣闻轶事。它们互无关联均可独立成章，但作者在一八九一年仍将两部作品汇编为一个集子。

三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是比利亚维尔德的代表作。这是一部以戏剧性的动人情节著称的作品，它是古巴文学史，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的一块绚丽的瑰宝。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佩雷斯·加尔多斯(Pérez Galdós, 1843-1920)读完这部小说后惊愕地说道：“我过去从未想过一个古巴人竟会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这部小说的副标题叫“天使山”。天使山是哈瓦那城区一个地段的名称，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在这里展开，所以“天使山”成为小说的副标题。这部小说属于古巴“风俗主义”小说，但由于作者在书中勾勒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面，艺术地再现了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三一年西班牙古巴殖民地的历史情况，这部小说在古巴文学史上也被称为“风俗历史小说”。

古巴文学史上叙事文学出现较晚。一八二九年诗人何塞·玛利亚·埃雷迪亚(José María Heredia, 1803—1839)在墨西哥《随笔》上发表的《东部故事》(Cuentos Orientales)可算作古巴叙事文学的开端。但由于作品缺乏独创性，对古巴文学影响甚微。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古巴叙事文学有所发展，并逐渐形成两支力量：一支受浪漫主义流派影响，以撰写感伤、缠绵的爱情为作品的主要内容；另一支高举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大旗，强调作品的现实意义，重视对生活的观察，撰写以反映社会习俗及社会环境为主的作品，这派以学者德尔·蒙特为主。德尔·蒙特在他举办的文学茶会上引导青年作家研读、探讨巴尔扎克的作品，唤起他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热情。最终，现实主义流派在古巴文坛占了上风，取得胜利。但它带有浓郁的风俗主义色彩。风俗主义的产生与古巴政治局势紧密相连。十九世纪上半叶，古巴革命

者为争取古巴独立所进行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接连失败后，政治上出现了改良主义思潮，它谋求用不流血的方式来改变古巴岛的状况；而文学上相应出现了风俗主义创作倾向，它的主题是揭露殖民地社会的种种弊端。“风俗主义是一种对社会所持的批评态度的表现，起初它渴望从外面来改革社会，后来它的冷嘲热讽和蔑视一切的勇敢无畏的眼光逐步地深入，直到接触到社会的混乱根源。”[波尔图翁多《古巴文学简史》中文版第38页]。

古巴十九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小说家是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拉蒙·德·帕尔马、安塞尔莫·苏亚雷斯-罗梅罗和何塞·拉蒙·贝当古。他们虽然都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他们的优秀作品却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

拉蒙·德·帕尔马的两篇名著《哈瓦那的霍乱》(El Cólera en la Habana, 1838)和《圣马科斯的复活节》(La Pascua en San Marcos, 1838)以及何塞·拉蒙·贝当古的代表作《一八三…年的慈善市场》(Una Feria de la Caridad en 183…)均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阴暗面。而安塞尔莫·苏亚雷斯-罗梅罗的代表作《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1880)则更深入地触及到古巴殖民地的重大社会问题：黑人奴隶制。

严格地讲，虽然古巴当时风俗主义作品层出不穷，但却没有人写出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这是因为古巴尚处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作家们缺乏对本国历史的认识，因而也就缺乏撰写这种历史小说的基础。作家们只能以随时随地可观察到的社会风俗为内容撰写作品。古巴的风俗主义小说的两大内容是两性关系和革命激情。这一点在古巴风俗小说的典范作品——比利亚维尔德的《塞西莉亚·巴尔德斯》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是这部名著的女主人公。她是穆拉托女人^①查罗和白人富翁、西班牙奴隶贩子唐·坎迪多·甘博亚的私

① 穆拉托：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后裔。